

单田芳 著

大明风流侠

上

47.5

72

1

大 明 风 流 债

单田芳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阳曲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6.5印张 357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91年8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册

ISBN7—5059—0692—5

I.453 定价: 7.60元(上·下册)



杨玉清在山中行进。

茫茫的天都山，峰峦起伏，颠连无涯，山中人烟绝迹，古木参天，山茅野草，高与人齐，百鸟鸣转，狼奔兔逐。

向晚时分，夕照如血。光线无力透过繁枝茂叶，暮色苍然而至。风吹起了，在峡谷中低吟，在密林里呜咽，如同鬼哭，使这个荒凉世界，变得越发神秘，甚至恐怖。

这里并非名山胜水，并非游旅胜境，他也无这份闲情逸致。虽然他尚幼稚，年仅八岁，却不是迷失方向，错入深山。和所有少年复仇者一样，他要寻求高人，拜师学艺，所以背起行囊，涉足山林。

玉清穿过一片荒草，停在一座岩洞前。他微歪着头，凝神看了看，沉思良久，便解下身上的背囊，提着棍棒，俯身进洞。

他出来拔了些干草，又回洞里铺好，然后，怀抱棍棒，和衣而卧，他要在此暂度一宿。

正待睡去，忽觉得一股凉气逼来，睁眼看时，不由胆颤，一条大蟒正向他逼近。

蟒长约十丈，身上花纹斑斑点点，眼睛灿若灯笼，大口酷似火盆，摇头摆尾，毒芯高挑。

他见势不妙，猛地跃起，同时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。慌忙之中，他本能地举起棍棒，向怪蟒的头部抡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棒断两截。

那蟒却若无其事，又调头扑来。

他将身闪过，夺路而逃，扑身洞外。

洞外不远处，有一棵榆树，既粗且高。也许怪蟒不会上树吧，他想何不爬上大树，寻个树杈，隐了身形？他爬了上去。

但他如何料得，那树杈上正卧有一只金钱豹。豹子早已发觉了他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竖着尾巴，双目瞪圆，作欲扑之势，正好与他面面相觑。

“哎呀！”玉清不由惊呼。往下看时，怪蟒又已追到。真是到了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的境地。或者喂豹，或者喂蟒，只能听天由命，二者必一。想到这里，他瞠了双目，等待一死。

正值此时，飞来一只镖，“啪！”地一声，打在豹子的左腿上，疼得它嗷嗷怪叫。只见它前爪失足，身子腾空，从树上栽下。

几乎是同时，又飞来一镖，“啪！”地一声，正打在怪蟒的右眼，疼得它满地翻滚，抡开尾巴，胳膊般粗的树，打断了十几棵。

接着，从对面石砬子上飞身跳下一人，快似猿猴，疾似闪电，落在豹子身边，俯身抓起它的尾巴，抡小鸡一般，向怪蟒砸去。但见两头相撞，两畜牲同时毙命。

由于害怕，玉清早已松了双手，坠于树下，人事不省。

待他恢复了知觉之后，感到有人在给他喂水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被抱在怀里，仔细看时，是一位老僧。

此人身材高大，肚大腰圆、铜锣般的大脸，五官端正，慈眉善目，正看着他。

一看玉清醒过来了，老僧长出一口气，说：

“阿弥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小施主，你感觉如何？”

“老师父，是你救了我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贫僧。”

玉清因从小多受母亲教导，知书明礼，立即整衣冠，躬下身来，深施一礼：

“老人家，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你真好比重生父母一般，请受我一拜！”说着跪倒，又磕了三个响头。

老僧大为高兴，没料到，如此幼小孩童，却这般通晓事理，就赶紧把他拉到身边，问：

“你叫什么名？”

“我叫杨玉清。”

“家里还有何人？”

这一句问话，触着了玉清的伤心处，眼圈一红，泪水夺眶而出：

“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，仅我孤身一人。”

“啊？”老僧心头一颤。

“父母都早已故去。”玉清讷讷地说。

“还有什么亲戚没有？”

“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。”

老僧动了怜悯之心，把他揽在怀中，侧首问他：

“孩子，既是如此，你如何生活？因何到此深山野

林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我打算学艺，到深山寻高人来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僧很感兴趣地问：“你听谁说深山里
高人？”

“人们都说，高人住在大山里。”

老僧先点了点头，忽又摇头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。那是人云亦云，道听途说。高人未必都在山林之中。你这岂不是铤而走险，自寻
险路吗？若不是遇见老僧，今日焉有你的命在？”

这一句话，把他给点醒了，眼睛一亮，说：

“老师父，我这趟没白来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遇上高人了。”

“哦？高人何在？”

玉清一笑，说：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不就是高人吗？”

“孩子，你说错了。老僧无非是个出家人，怎配‘高人’
二字！”老僧说得认真而又温和。

“得了，你别懵我。”玉清盯着老僧，天真而又反驳地
说：“刚才，你用飞镖把金钱豹和怪蟒都给打伤了。之后，
你又抡着豹尾巴，砸死了两个畜牲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若非
高人，怎会有这么高的武艺？”

老僧点了点头，笑问：

“你爱练武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老僧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我来问你，练武何为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玉清沉思片刻，望着老僧说：“大师父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帝王不用，货卖仕家；仕家不用，还可强筋壮骨。这就是我练武的目的。”

“不对。”老僧说，“你没跟我说实话。刚才你迟愣许久，定然隐瞒了真情，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编的。实话实说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玉清想，老僧果然厉害，竟看破了自己是假语相筹，若不实说，他不会传授自己武艺。他眼睛转了半天，终于有了主意，说：

“老师父，你是问我的实话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那我先来问你？”

“讲吧！”

“向你打探一个人，不知认识吗？”

“他是何人？”

“提起此人，如浩月当空，赫赫有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就是官居九千岁的刘瑾刘春华。”

刘瑾乃明朝宦官，得宠于皇帝，把持朝政，镇压异己，斥逐大臣，夺民间土地，增设皇庄至三百余处。他曾夸口说：“满朝公卿，皆出我门，谁敢问我者！”事实也如此，他党羽甚众，遍布朝中国中。玉清的意思，是试探老僧是否刘瑾奸党，然后再作道理。

“孩子……”老僧满脸狐疑：“你怎么无缘无故提起他来了？他是你什么人？莫非……”

玉清笑了笑，高声说道：

“谁不知道大明朝有位干国的忠良刘瑾呢！我想，老师

父当然认识他的，也许不止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老僧一瞪眼，面有愠色，“我可告诉你，在老僧面前，不准再提他！结党弄权，结党营私，枉害无辜，纯粹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！”

“说得好！说得好！说得好！”玉清一连迭声地说。再说话时，几乎哭出声来：“他把我们家都坑苦了！”

“哦？”老僧困惑不解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老师父容禀！”

玉清家的仇人便是刘瑾！玉清的父亲杨松年，官拜户部左侍郎，与刘瑾同在驾前称臣。刘瑾以修御花园为名，从户部调拨白银三十五万两，尽入私囊，遭到了杨松年的弹劾。皇帝不辨事非，反说杨松年血口喷人，恶语中伤，下旨问斩。幸得满朝文武讲情，皇帝方才将他死罪饶过。

适逢三江地面水患成灾，皇帝命杨松年赶赴三江，前去治水。如若治水有功，可将功补过，官复原职，如若水患不消，二罪归一，定斩不饶。杨松年不敢抗命，领旨下殿，携全家奔赴武昌。

到得武昌，杨松年带领数万民工，奋战数十个昼夜，堵住了江水。

三江镇守使刘荣，是刘瑾的螟蛉之子，得刘瑾的秘令，率百余众，月黑风高，扒开江堤，于是江水出岸，洪水横溢，三江大部变成泽国水乡，数万人民，广大良田，尽覆没在汪洋之中。非但如此，刘荣又命人放火，烧了救灾粮仓，数万石粮食付之一炬，终成土灰。

消息传至京城，龙颜大怒，下旨将杨氏一家满门抄斩。

为了保存杨家后代根苗，将来报仇雪恨，杨夫人抱着年

刚两岁的玉清逃命，隐居淮阴县五柳庄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苦度时光。玉清八岁时，母亲染病在身，一卧不起，临终之时，方向他讲明身世。

母亲下葬之后，他便别了五柳庄，进了天都山，寻师学艺。

“原来如此！”老僧伸出右手，替玉清拭去泪水，颤声说道：“孩子，这样说来，你乃忠臣之后，将门虎子，老僧错怪你了！”

玉清身子一落，双膝跪地。

“请老师父大发慈悲，将我收为弟子，传授武艺，铲除奸党。我要为父报仇，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！就收下我吧！收下我吧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老僧迟疑着。

“倘若不应，我就寻死！”

他奔身旁山洞扑去。

老僧急忙过去，一把将他拦住：

“玉清啊，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既然出于一片赤诚，贫僧将你收下就是。”

“多谢师父！”

玉清跪倒，给师父磕头。

师父把他扶起，说：

“徒儿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跟我回去吧。”

“是！”

师父领着他，离开了山洞，翻过一架大山，奔东方而去。

星斗隐遁，东方破晓，玉清问师父：

“我们到何处去？”

“回庙。”

“庙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前边不远。”

“哎，师父，你黑天放着觉不睡，到大山里边干什么来了？”

师父微微一笑。

“你不是说要练功吗？为师也在练功。今天夜晚，正练二五更的功夫，这才巧遇上你，若不是练功，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。”

“嘿？练功夫黑天还不睡觉？”

“嗯……也不是总不睡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就得熬他几夜。关于这些，将来你就明白了。”

走未多远，果然山坡上闪出一座古刹。近前再看，这座庙寺并不大，一共就两层殿，带东西跨院。这里非常僻静，恐怕未有什么香客。此时山门紧闭，旁边只开着角门。

有位小僧，正拿着把扫帚在清扫，闻有脚步声，抬头招呼：

“师父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那位施主是谁？”

“吉元……”

师父向小僧招手，让他过来，说：

“师父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是师弟。”

“师父什么时候收的？”吉元说。

“方才！”

师父侧过面来，回首告诉玉清：

“这是你小师兄，还不过去见礼？”

玉清一听有伴儿了，非常高兴。看那小师兄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新剃的脑瓜皮儿灰青锃亮，穿着青布僧衣，红光满面，讨人喜欢。他连忙过去，躬身施礼，说：

“师兄在上，小弟有礼了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担待不起，担待不起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杨玉清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八岁。”

“小我三岁。哈哈，师弟呀，快往里请！快往里请！”

说话间，他把扫帚截到一边，陪着玉清走进跨院。庙里庙外，不见他人，看来，这座庙仅住他们师徒二人。

等玉清进了屋，洗完了脸，吉元问师父：

“准备早点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吉元出去了。

未有多时，摆上素斋素饭，白米粥、白面馍，另有几个咸鸡蛋，两盘豆腐丝儿。玉清一看，口水直往外流，方知自己已经饿了。

师父盯着玉清说：

“这里没有外人，就我们师徒三个，你放量吃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玉清抓起馒头，先咬了一口，一面咀嚼，一面抓起筷子夹菜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个沟满壕平，惹得师父和师兄发笑。

“玉清，吃饱了吗？”

“饱了。”

他将嘴一抹，满足地一笑：

“再吃就跑到肚皮外边了。”

“往后记住，可不要这样吃饭，长此下去，容易得病。当然，今天情况例外。吃完了到外边消化消化，不要存食。让你师兄领着你，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。”

“是。”

吉元一笑，说：

“师弟，待我刷了锅碗，归置利索，领你去蹓跶。”

“好。”

玉清非常勤快，帮着师兄收拾停当，方才参观庙宇。走到正殿，师兄把庙门开放，指点说：

“师弟，这是大雄宝殿。上面供的是三圣佛；正中央这位，是释迦牟尼佛；上垂手这位，是再生佛；下垂手这位，是如来佛。”

说着，又领他参观了十八罗汉，向他一一介绍。介绍完了，又去观音殿。然后，前院后院一一走访。

等都转完了，玉清问他：

“师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何时出家？”

吉元皱了皱眉，说：

“姓张。跟你差不多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七岁就到庙里来了。师父心善，将我收留，也不打我，也不骂我，传授我武艺，有时，还教我读书写字。对佛门的事，我很感兴趣，愿意终身侍奉我佛，永远做三宝弟子。”

“你的名字是吉元？”

“那是法号。”

“这名字挺好听。这样说来，你也练武了？”

“练。都是师父教我。”

“且练一练，让我一饱眼福，何如？”

吉元不愿练，他认为那有炫耀之嫌，怎耐师弟直劲儿地撺掇和哀求，便答应了。

“好吧，我们到后山坡去，在那儿练给你看，师父一会儿还得做功课，莫影响了他。”

两人出了角门，来到后山坡。这里果然是个上好的演武场子，地面用石碾轧过，平坦如砥，周围环着树木。场子东边有兵刃架子，戳着十八般兵器，树上挂有沙袋，地下放着石墩子、石锁和硬弓。

玉清看了，真是眉飞色舞：

“师兄，没想到这儿还有专门练武的场子！”

“当然有了，没场子怎么练？你在旁边找个凉快地方坐着，看我给你练。”

吉元把长大僧衣款掉，紧了紧腰带，绾绾袖子，提提僧鞋，回头说：

“兄弟上眼啊！”

往下一蹲，亮出门户，练出一趟拳。

玉清看呆了！待吉元练完，他不住地鼓掌喝彩。

“好！练得好！这叫什么拳？”

“这叫罗汉拳。师父说了，这种拳分八套，我才会三套，早呢！”

“你会使刀，还是使枪？再练练家伙我看看！”

“那我都不行，我喜欢练棍。你看。”

吉元从兵刃架上抽出一条齐眉棍，木头做的，两头圆有铁箍。他将棍往后一背，身子往下一闪，啪啪啪啪！练了一趟罗汉棍。

“师兄，何时能赶上你，我这一辈子就满意了。”

玉清跃跃欲试。

“你一定比我强。师父常说我笨，我这练功夫，无非是锻炼身体，不希望有大成。将来，你肯定要比我强得多！”

“师父的法号？”

“师父叫金光罗汉。因这庙叫金光寺，师父便起这么个法号。”

“师父的武艺如何？”

“提起师父的武艺，何等了得！出家六十余年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闻鸡起舞，锲而不舍。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一般。横跳江河纵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。马前掖掌金，马后掖掌银，大口天钢器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能，武艺到了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的地步了，论身分已在剑客之上，了不起呀！”

吉元滔滔不绝，口似悬河，描绘得活灵活现，把玉清都听傻了。虽然有些话他尚不理解，但他知道，皆是赞美之词。

“是呀，师父真是武功盖世！”

“也不尽然。我们还有师爷，比师父的武功还要高得多！高得多啊！”

“是吗？师爷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在这座庙上。距此很远很远，有座少林寺，师爷正是寺里的方丈。两年之前，师父带我去过，见了师爷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过师爷练武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师爷身分高甚，且上了年岁，能专门为我练武吗？听师父说，师爷的武功方是盖世无双，没有一个人可与之比拟！”

玉清听得心迷神往，欢喜之情，不可名状。师父艺压武林，师爷武功绝伦，作为后辈，只要苦练，定能发扬光大，必定大成。那时，再去复仇，斩杀刘瑾阉党，岂不易如反掌！

二人观览谈笑，十分相与，好似同胞兄弟一般。

新收弟子，师父心悦，亲自下厨，置了一桌丰盛晚餐。师徒三人用膳后，各自回去歇息。

夜晚，玉清做了一个好梦。

很多天过去了，不见师父传授武艺，玉清心中着急。这天，吃完早饭，他壮壮胆子，到师父面前，说：

“师父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”

“哦？”

见他一本正经的模样，师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：

“说吧，玉清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。”

“师父原来答应过，传授我武艺。可我来到庙上，已有些时日，因何不见师父教呢？这倒底是为什么？”

“原来如此。嗯……你别着急，明天我就开始教你武艺，何如？”师父说。

“多谢师父！”

期盼的日子到了，玉清高兴得眉飞色舞，兴奋得一夜辗转反侧，不能成寐。

第二天，他早早地起身，与吉元一起打扫寺庙。用过早膳，金光罗汉将他叫到面前，微笑着说：

“今天，你与为师干点儿活。”

“听师父吩咐。”玉清说。

“你看！”金光罗汉四外环视了一圈：“这座天都山，

前山、后山、左山、右山，所有的山林，都是我们的庙产。可这许多年来，为师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棵树，你先帮为师把树木清点一下，几多大树，几多小树，报知于我。何时查清，何时练武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玉清口里应着，用手抓抓头，是一副不情愿的神情。这样多的树，树山树海，何日方能数遍？想了想，既是师父差遣，责无旁贷，只有努力去做才好。所以他答应说：

“弟子遵命！”

从这一天起，他开始清点，先从庙前的树查起。树多林密，纵横交错，好不难数。查着查着，往往遗漏，或者重复。后来他用插标志、留记号的办法，倒行之有效；但待查完，却已半年过去了。

他将东南西北各山树木数字，向师父一一回禀。

金光罗汉点点头，把账本打开核对，果然一棵不差。他说：

“好孩子，你又认真，又诚实，凭此一点，日后学艺，料也不差。实话告诉你，为师并非只叫你查树，而是要考查你的品格态度。如今我是心中有数了。好，从明天开始，学武艺吧！”

师父考验他，他也很感庆幸，幸亏自己谨慎从事，认真查点，若是马虎草率，或者偷奸耍滑，谎报数字，师父非把自己撵走不可！看来，为人处事，要“信”字当头，一丝不苟，非此便不能取信于人，并有所成就。

“从明天开始学武艺？”玉清圆为高兴，才明知故问。